

虞初新志六



虞初新志卷十二

小娘嫖山館重校利

新安張潮山來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圃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克己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姬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

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士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間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搏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士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興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興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

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損簪置座。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揮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蘊。蘊以語曰白者。纔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況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曰、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仁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

筵

師賓主甚相歡他日臥青梅下行貞盛言聞粵鮮
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
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
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搞矣
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凡
香具法燭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
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
鱗用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
角掛鼻鼻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
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

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賢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

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無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己。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歔悵。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

梁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
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
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
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
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天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
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湯鑒
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斷脛折臂者

灌

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卽君何矣也。頭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尙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紮其頭于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磨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導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

活

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刺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璫 椒峯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
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
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
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壘而病者，愈，贈以
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老踰
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
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
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
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
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在

剛

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三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壩雜記

陸次雲雲土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餽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

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
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
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
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二又願雲現果
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州者棄之窮島
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
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
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
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
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僅

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板大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

試俱畢。無計謁場。過此排闥。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資。傲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括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

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
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第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
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
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
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
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
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
云何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盡字佛